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七劍十三俠 第二十回 一枝梅金山救兄弟 狄洪道兀裏請師尊

卻說當時徐慶一齊招打在自己身上，非非僧道：“好個漢子！”便吩咐手下：“把他四人丟在旁邊，即日打入囚車，待俺親自押上蘇州，解到王爺那裏。今夜且把這二個孽畜剛出心肝來過酒，與吾弟夫婦並眾伙家報仇。”一聲令下，早有幾個小和尚上前，把小舫、徐慶綁在柱上，將他二人胸前衣襟解開。二個和尚捧出二個大盆，擺在地下。又見一個小和尚托出一盤蔥韭椒姜之類，安在非非僧面前。又一個和尚拿了一大壺熱酒，一只大酒杯。又一個和尚捧一盆冷水來，又一個和尚拿了一把七寸長的剗肉尖刀。見他們一個個忙的不了，我且慢表。

卻說李武在瓦上面連竄帶縱，出了山門，跳到地下，一路飛奔的逃下山來，心中暗想：“我雖逃得性命，料他們必定凶多吉少。如今叫我怎地？卻到那裏去報個信來，設法來救他們？”一路奔到半山亭來。只見亭子上面爍的一道青光飛將過來，一人將他夾頸皮抓住。李武扭轉身來罵道：“賊禿！”便是一刀斫去。卻被這人一手接住，把刀奪去，喝道：“我卻不是和尚！你只說姓甚名誰，那裏人氏，為著何事，黑夜逃往那裏？老實講個明白，我便放你；若有半句虛言，一刀分為二段！”李武回轉頭來，定睛細看，卻是個白面書生，果然不是和尚，便道：“好漢，殺我不打緊，只誤了我的大事！”那人道：“你說什麼大事？好好講來！”李武道：“你且放了手，我也不逃，便告訴你。”那人便把手放了，道：“也不怕你逃去。”李武便把鳴皋初次上山起，見直到如今，六人陷在寺中，吉凶未卜。說到那裏，那人便道：“不用講了。我對你說，我非別人，一枝梅便是。你快引我進去！”李武聽得“一枝梅”三字，心中大喜。他時常聽徐鳴皋說起他的本領，今日遇見此人，眾人還有救星。

二人便重新上山。上了瓦屋，一路來到方丈。一枝梅往下一看，殿上窗戶一齊關著，裏面燈火明亮，便將二足掛在檐頭，將身倒掛下去。去窗縫裏張時，只見徐慶綁在柱上，旁邊幾個和尚手握尖刀，正要動手的光景。一枝梅見了吃了一驚，連忙身邊取出一件東西。你道什麼？卻是三寸長的一根細竹管兒。將上面機關扳動，便有火點著，向那窗眼的碎明瓦內，吹將進去。只見一縷清煙，如線一般，到了裏面散去。徐慶正在瞑目待死，忽聞一陣異香。他卻知道這香味比眾不同，心中早已料著三分。那些小和尚頭陀，卻聞著此香，個個骨軟筋酥，比蒙汗藥還要加倍的利害。非非僧看見他們個個跌倒在地，知道不好，卻自己也聞著了這香味。憑你非非僧十八般工夫，總歸也要醉倒。

這香俗名悶香，又名雞鳴香，其實江湖上叫做奪魂香，能奪去人的魂魄，你道利害不利害？有的說，用死人腦子合在香內，此乃小說家荒誕之詞，其實並無此事，不過用十來樣藥料合成。晚生也曉得三樣：一樣是麝香，一樣是龍涎香，一樣是鬧陽花。還有許多，卻不曉得，所以不濟事；若是曉得全了，也去做這勾當，誰來做這小說？總而言之，都是貴品藥料，還用許多難覓的東西。所以用這奪魂香的，極其珍惜，直要不得已而用之，不肯浪費。

休得只管閑話，且歸正傳。那一枝梅的奪魂香，卻又比眾不同，藥性分外迅速。一枝梅知道成功，便叫李武：“隨我下去。”二人到了庭心，一枝梅取出七八錠解藥，交與李武，命他自己界內塞了一錠，其餘每人一錠，塞在鼻中，便能蘇醒。二人到了裏面，一枝梅將各人繩索割斷，李武如法把解藥塞在眾人鼻內。不多一刻，盡皆蘇醒。徐慶咬牙切齒，提刀先把小和尚開刀。鳴皋道：“我們先把首惡殺了，如今醉倒在彼，諒他工行散了，可以成功。”眾人都道有理。各提刀正要來殺非非僧，忽聽得總弄之內足聲嘈雜，涌進十來個和尚頭陀，為首的便是監院鐵剛僧，手提四環潑風刀。第二個知客至剛僧，手執鐵梭。隨後監寺地靈僧、維那善禪僧、降龍僧、催風僧、疾雷僧、首座摩雲僧，並執事僧人，各執長短家伙，個個都是超等本領，搶到方丈裏面，一齊動手。

鳴皋、一枝梅同了眾弟兄急忙抵敵，混戰一場，直殺到東方發白，勝負難分。只因眾人被麻繩捆得手足麻木，更加開了奪魂香，雖經解醒，究竟氣力打了折扣。若雲一枝梅的本領，果是超超等的，只是他身輕縱跳飛行之術，實不亞于劍客，若論拳棒工夫，卻與鳴皋仿佛。今日遇著這班和尚，都是銅澆鐵鑄，力大無窮。這裏八個人之中，只有六個好手，那王能、李武，還是平常，敵他們十七八個超等賊禿，是難難以取勝。一枝梅暗想：“再挨一刻，藥力退了，非非僧醒將轉來，難以脫身。”便叫：“眾位兄弟，俺們只管廝殺則甚，不如走罷！”言畢飛身上瓦，提刀守在檐頭，候眾人一個個盡上瓦房。

只見眾僧人齊到庭心，知道他們必然追趕，一枝梅向身邊摸出一件東西，向著庭心內眾僧人的光頭上面，丟將下去。只聽得烘的一聲，原來是個火藥包兒，只燒得這些和尚焦頭爛額，怎敢上屋追來！

眾弟兄安然無事，一齊回轉張家客寓。張善仁接著，遂叫擺酒款待。林老兒知道了，十分過意不去，走過來叩頭賠罪。鳴皋道：“林丈，不干你事。這等賊禿，豈可容畜在世，陷害生靈？將來必至造反！”遂問一枝梅：“二哥，你怎的到此？”一枝梅道：“我到金陵訪友回來，宿在半山亭上。”將看見李武的話，說了一遍。鳴皋便問破那金山寺之策。一枝梅道：“非非僧乃少林第一名師，他的工夫不傳徒弟，比金鐘罩、易筋經還要利害，任你刀槍不入。此番雖中了奪魂香，此後必用解藥防備，愚兄力難勝他。

除非請得一位令師伯到來，便可成功。”鳴皋道：“他們孤雲野鶴，浪跡萍飄，到何處去尋他？”狄洪道聽了，便道：“不若待小弟去尋見師父，或者到處尋訪。”一枝梅道：“令師何人？”狄洪道道：“我師漱石生便是。”一枝梅道：“令師有個結義兄弟，叫做傀儡生，道術高妙。若請得此人到來，何愁非非僧不得成擒！”狄洪道道：“我師結義兄弟共有一十三人，個個本領高強，劍術精妙。雖則他們聚散無常，諒來終有幾個遇見。”羅季芳道：“你的師父住在那裏？”洪道道：“在陝西長安城外大石山中。”鳴皋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可好相煩大兄一行？不拘那位請得一人到來，便可除此大害，以救一方良善。”狄洪道慨然應允。徐慶道：“此地到長安，只須從上江至安徽壽州、六安，入河南寶豐、南陽過去，便是長安。屈指往來，亦須二月。”洪道道：“我叫王能同去作伴，路上免得寂寞。”鳴皋道：“如此甚好。我們只在此張善仁店中相候便了。”

到了來朝，洪道帶了王能，相辭了眾位兄弟，撒開大步，一路望上江而去。這裏徐鳴皋同了一枝梅等眾兄弟，終日無事，東游西蕩。一日回來，張善仁對了鳴皋說道：“徐大爺，今日你們出門的時節，有幾個做公的對著你眾人細看。後來到我店來柑簿子看，幸虧我早已把爺們的貴姓大名都換過了。他們臨出去時，還有些不信的光景。據我看來，頂好避開幾日，免得他們拐三問四。倘然盤檢起來，不費油鹽亦費柴的。”鳴皋道：“多承主人家關照。”便對了一枝梅道：“我本欲到句曲山尋訪華陽洞，想那內兄陝西去了，歸期尚遠，我們何不一同到句曲山游玩？”眾人道：“甚妙。”到了來日，相辭了張善仁，一同起身，往句曲山而來。要知重陽登高，遇見異人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